第一常設委員會

第 1/V/2016 號報告書

事由：就“澳門彩虹”及“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所提出的兩份請願的分析

一、簡介：

本常設委員會接收了立法會主席閣下指派的（主席的第35/V/2015 號批示）就《家庭暴力防治法》法案的分析及審議工作。

在小組細則性分析及審議上述法案的期間，第一常設委員會亦對根據八月一日第 5/94/M 號法律（請願權的行使）的規定所提出的兩份請願進行了審議和分析，這是基於兩份的請願其內容與是次立法程序相關連，因此立法會主席決定指派本委員會就該等請願進行研究，即：

（一）根據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第 45/V/2015 號批示，立法會主席接納了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八日由“澳門彩虹”提出的請願；

（二）根據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第 83/V/2015 號批示，立法會主席接納了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由“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提出的請願。

以“澳門彩虹”名義所提出的請願包括兩項的請求內容：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法案恢復將同性關係納入保障範圍；

（二）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進入常設委員會審議時，給予本會成員機會與該常設委員會之議員會面，以說明家暴立法保障同性關係之立場與理據。

而以“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名義所提出的請願包括六項的建議內容：

（一）專人專隊的警務人員與社工共同協作設置“前線安全網”；

（二）增加政府與相關的民間社服機構及學術單位的協作；

（三）社工局對已被其認定為“家暴”受害人提供具實際需要的保護及援助；（該項建議是針對受害人同意接受援助的規定而提出的）

（四）社工局對已被其認定為“家暴”受害人提供具實際需要的保護及援助；（該項建議是針對採取緊急強制措施的規定而提出的）

（五）明確規定僅一次的聲請機會及可聲請的時限（該項建議

是針對訴訟程序之暫時中止的規定而提出的）；以及

（六）將同性伴侶關係/同居關係納入家暴法的保障。

二、研究工作：

第一常設委員會在收到上述的兩份請願文件後所採取的研究方式是聽取請願者的意見表達。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四日，接見了“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並聽取了這一團體就法案所發表的意見及建議；而“澳門彩虹”亦已以該團體的成員名義參與了會議並充分發表了其請願內容。另外，小組委員會又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舉行了一次小組會議，除了上述社團（包括“澳門彩虹”的代表）列席會議外，政府代表亦列席會議。會議中政府代表向小組委員會成員及該社團各代表講述政府就法案所採納的最後方案。

最後，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舉行了小組會議，討論“澳門彩虹”及“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所提出的兩份請願事宜。在會議上，小組成員均表示，在審議及深入分析《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法案的過程中，尤其就法案的適用範圍方面已與政府代表作出相關討論，並聽取了提案人的說明。提案人指出由於將同性伴侶關係納入到法案作出規範是與現行的法制不相協調的，尤其是民法典中以一男一女為根基的婚姻制度。而且，在社會上亦未有獲得共識接受將同性伴侶關係視為夫妻關係或類似配偶狀況下的關係。因此，基於澳門的整體法制的考慮，認為

於現階段並不具備條件將同性伴侶關係納入到《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中。然而，沒有將同性伴侶關係納入法案中並不妨礙受暴力對待的人士（同性伴侶）可透過一般的刑事訴訟程序追究相關的暴力犯罪行為，該等人士在任何情況下均受到澳門法律的保護的。

至於其他的請願內容，尤其是涉及援助措施等等，小組委員會在分析及審議法案時，亦有所提及並已向提案人建議，在以保護受害人為立法的主要目標的考慮下作出完善的立法規定。

基於以上所述，小組委員會均認為現時已具備條件根據八月一日第 5/94/M 號法律第十三條第四款的規定，向主席報告由主席所交付的兩項請願的研究工作結果。

小組委員會認為有關的請願內容觸及正由立法會常設委員會審議的法案，但既然小組委員會已在審議法案的過程中，將兩份請願的內容，尤其是相關的意見及建議轉達予提案人，因此，對於小組所負責研究請願的工作亦應止於此。

三、結論：

小組委員會各成員均同意根據八月一日第 5/94/M 號法律第十四條 e）項的規定，建議主席：

（一）將“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及“澳門彩虹”的兩份請願作出歸檔；

（二）將歸檔的事實知會“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及“澳門彩虹”。

（三）另外，根據上述法律第八條的規定，建議主席在通知請願者有關歸檔的事實的同時，亦於信函中附上由第一常設委員會就《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法案所撰寫的第 1/V/2016 號意見書副本。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澳門

委員會

關翠杏
（主席）

馬志成
（秘書）

高開賢

陳美儀

歐安利

徐偉坤

區錦新

何潤生

陳亦立

宋碧琪

立法會主席：

澳門彩虹（下稱「本會」）根據第5/94/M號法律的規定，向立法會行使請願權。

就立法會即將在2015年01月12日大會一般性審議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法案，本會有以下意見：

在社會工作局於2011年展開家庭暴力立法諮詢時，主動將「同性同居」關係建議納入法案的保障範圍，但在2012年底當局公佈諮詢總結報告中，就因收到12個意見為由將「同性同居」從保障範圍剔除。該決定間接促成了本會（本澳首個明示以促進同志權益為宗旨的團體）的成立，本會多次向相關部門提出恢復保障同性關係規定的理據，亦有效反駁當局提出「待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再考慮」、「與刑法不協調」的論述，但至今未看到當局對本會成員所提出對當局剔除同性受保障的各種質疑的正面或有效的回應。

本澳現行法律中有保障居民免基於性傾向受到歧視的部份，尤其勞動關係法的平等原則，故平等對待同志在本澳法規並非新鮮事物。在國際法層面，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在審議澳門履行公約的情況後，要求澳門特區採納全面的反歧視立法（當中文明包括性傾向因素）。可見在立法層面給予同性關係平等對待，是人權障保障的大勢所趨。

葡萄牙在2008年訂立的家庭暴力法時（當時同性婚姻在葡萄牙尚未合法化），除設有平等原則明文確保不因性傾向有差別對待，同性關係亦有被納入保障範圍內。以鄰近台灣、香港為例（兩地除了華人文化歷史背景與本澳非常接近之外，同性姻婚亦尚未合法化），兩地之家庭暴力法律亦明文保障同性關係。可見，與澳門同一法系的葡萄牙或與文化接近的港台地區比較，家庭暴力立法平等保障同性伴侶不必然觸及婚姻定義或與婚姻有關。

一直為本澳家暴受害人提供服務的善牧中心主任狄素珊修女，在2014年12月30日受訪時公開表示，希望同性同居關係者可納入家暴法保障。

社工局與家暴關注團體會面時曾指出，縱使未來法律未納同性關係，該局未來的家暴服務仍會包含同性關係。本會必須指出，家暴法並非單單是處罰施暴人的法律，其多種保護受害人措拖、復和機制、保密規定等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份。即使社工局承諾向同志提供防治家暴服務，若同志不適用未來家暴法所允許的措施，可預期社工局可對同志提供的協助亦非常有限。

基於同性關係普偏仍被視為「禁忌」的實況，在真實的同志伴侶關係中，有人會利用揭露對方性傾向作為脅逼伴侶的手段。此為在同性關係出現獨有的家暴，需要未來家暴法中的保密等措施，先可令受害者放心向當局求助，從而獲得有效保護。

基於上述，本會現向立法會請求：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法案恢復將同性關係納入保障範圍；

二、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進入常設委員會審議時，給予本會成員機會與該常設委員會之議員會面，以說明家暴立法保障同性關係之立場與理據。

澳門彩虹 理事長 林嘉龍

澳門彩虹 同志權益關注組 發言人 周庭希

2015年01月08日

ASSEMBLEIA LEGISLATIVA
8 JAN 2015


同性
伴侶
異性
伴侶

《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 - 意見書

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

2015 年 1 月 12 日 發表

致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主席賀一誠先生

抄送 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體立法會議員：

林香生、高開賢、鄭志強、崔世平、李靜儀、崔世昌、歐安利、陳亦立、陳虹、張立群、陳明金、麥瑞權、何潤生、施家倫、高天賜、梁安琪、關翠杏、吳國昌、區錦新、陳美儀、鄭安庭、黃潔貞、宋碧琪、梁榮仔、徐偉坤、唐曉晴、馬志成、黃顯輝、馮志強、劉永誠、蕭志偉、陳澤武

抄送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法務局、治安警察局及司法警察局

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下稱聯席) 根據 5/94/M 號法律的規定，向立法會行使請願權。就立法會即將在 2015 年的 1 月 12 日大會一般性審議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法案，聯席有以下意見：

第 1 疑慮 - 警務人員如何判斷『家暴』？其責任為何？有專業的行動清單及執法程序嗎？
(草案: 第 2 條、第 9 條)

家庭成員間發生的傷害行為 以“後果輕微”為標準; “輕微”則沿用《刑法典》第 137 條 (半公罪) 處理, “非屬輕微”以《家庭暴力防治法》(公罪) 處理; 而『家暴』明文定性分有: (i) 身體侵害 (ii) 精神虐待 及 (iii) 性侵犯 三大方面。

警務人員接到懷疑家暴的犯罪消息後, 作為第一接觸者, 如何界定或判斷受害人所受的侵害屬於“後果: 輕微 / 非屬輕微”？

『家暴』往往發生在家居中, 隱蔽性高; 當事人之間存有血源、親屬或生活密切的關係, 情感糾葛深; 加上施暴行為非屬偶發且具重複性, 種種原因致使到場處理的警務人員 **不可能** **單靠當刻的表證來判斷 ---- 受害人被侵害的屬性 (身體? 精神? 性侵?) 及 受害人被侵害的後果之嚴重性 (輕微? 非屬輕微?)。**

建議: 專人專隊的 警務人員 與 社工 共同協作設置 『前線安全網』

(a) 警務人員收到懷疑『家暴』事件時，首要保護受害人即時的安危，並盡快移送醫療機構進行治療或驗傷;

(b) 轉交受過專業培訓的警員處理，除開展適當的司法調查程序外，應盡快通報社工局的**『家暴個案中央登記系統』**及聯絡社工;

(c) 與懷疑施暴者隔離後，專隊的社工應盡快與受害人接觸，初步評估是否存有『家暴』，尤其精神虐待方面;

(d) 警務人員結合醫療報告及社工的評估，連同搜證一併移交檢察院，由其判斷是否屬於『家暴』案件，以便跟進。

==========

第 2 疑慮 - 設置有效且更具實際操作性的協作機制? 民間機構及獨立學術研究單位的參與?
(草案: 第 4 條)

很多『家暴』受害人會涉及合法逗留澳門或身份證明文件屬性、延續有效性等證件的問題。另外，民間機構處理及跟進『家暴』個案時，往往遇到重重困難，當中涉及一系列複雜的問題並不適宜一一明列草案中，指明由哪一公共部門或由誰來負責協助解決，故有必要建立負責個案的民間機構人員 與 政府的相關跨部門組織 的溝通機制及求助渠道，務求盡快切實地解決『家暴』個案，更好地為受害人提供所需及保障其權益。

除前線單位外，有需要學術研究單位從學術理論及搜羅社會各界客觀的意見進行分析及研究，從而了解法案實施後的效益，並與其它國家或地區作相關方面的比較或研究等。

建議: 增加 政府 與 相關的民間社服機構 及 學術單位 的協作

(1) 除草案中明列的公共部門外，協作機制的成員加入:
1.1 – 公共部門: (i) 身份證明局、(ii) 貿易投資促進局 及 (iii)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1.2 – 民間組織: (i) 提供『家暴』服務的民間機構 及 (ii) 獨立學術研究單位;

(2) 進行恆常性的季度會議，為未來法案的檢討作準備，分析及研究法案的可行性和個案的適用性等;

(3) 提供『家暴』服務的民間機構可透過社工局要求協作機制成員召開特別且緊急的會議。

第 3 疑慮 - 『家暴』受害人 具備能力決定是否同意接受社工局的保護及援助? (草案: 第 6 條)

被社工局判斷為『家暴』受害人, 在事發當刻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 (尤其考慮心理上及精神上) 判定應否接受政府的保護及援助? 驚恐未過、心亂不休、"前路茫茫"的情況下, 要受害人對具實際需要而施予的保護及援助先行作出"同意"的決定, 是否本末倒置?

建議: 社工局對已被其認定為『家暴』受害人 提供具實際需要的保護及援助

(1) 為免『家暴』受害人基於慌亂、驚恐未過等影響, 刪除草案第 6 條第 1 款的第二句 ---- "則經被害人同意"。

(2) 就社工局判定為『家暴』受害人, 為著人權的基本保護及考慮到其可能因受壓而不敢作求助, 應免除當事人的"同意"表示; 若遇有受害人拒絕接受時, 社工局應透過社工或其它的專業人士作出解釋及勸導。

(3) 草案第 7 條作適當的修正。

==========

第 4 疑慮 - 命令 緊急強制措施 的時限 及『家暴』受害人住屋的實質保障? (草案: 第 11 條)

『家暴』被發現時, 一般情況下受害人已受到一定程度的身心侵害, 被揭發時往往來得緊急, 受害人多為家庭中較弱勢的一份子, 尤其維生的經濟能力上, 遲遲不告發的受害人, 首要擔憂的絕對是舉報『家暴』後的生活 (經濟上) 及居住狀況; 然而, 現時澳門的生活指數及房屋租金/價格均極為高昂, 非一般市民可以輕易承擔。

為求自力更生及讓家人盡快生活穩定下來, 受害人在舉報『家暴』後多希望能在短時間內重回工作崗位, 讓仔女回到學校上課; 但卻驚怕會受到施暴者的騷擾, 進退兩難.....

草案第 11 條規定的 緊急強制措施 如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命令作出, 確實可令『家暴』受害人無憂地擺脫上述的困境。

另外, 草案第 11 條、第(一)項規定, 法官可"命令行為人遷出與受害人的家庭居所", 該"遷出令"並非永久性, 僅屬臨時性質; 法官發出該命令時會綜合考慮案件的因素、條件及狀況, 定出適當的"命令遷出期", 有需要時更會命令其它相配合或有需要的措施。但是, 若行為人 (施暴者) 為家庭居所的唯一業權人, 其在"遷出令"期間可否處分該物業呢? 出售? 出租? 加按 (不還款致銀行收樓) 等.....

建議: 社工局對已被其認定為『家暴』受害人 提供具實際需要的保護及援助

(1) 法官自司法當局得悉懷疑『家暴』事件起 48 小時內作出 緊急強制措施 的命令;

(2) 在草案第 11 條、第(一)項明確規定臨時性的“遷出令”期間, 施暴者不得對家庭居所進行:
2.1 - 處分(包括以任何形式轉讓、出租、借用、加按等); 或
2.2 – 管理 (更換門鎖、終斷水、電、電話等生活所需的正常供應)。

(3) 有需要時, 社工局對“被命令遷出者”(行為人/施暴者) 提供基本的住宿安置。

==========

第 5 疑慮 – 明確及優化 『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機制 (“冷河期”) (草案: 第 12 條)

符合一定的法定要件前提下, “冷河期”(暫時中止司法程序, 法官命令施暴者在一定期間內遵守一些措施, 視為給予糾正的一個機會) 相信是可締造家庭和諧的工具, 但法案中並沒有清楚說明“冷河期”是否可以重複聲請? 聲請“冷河期”可在何時聲請?

建議: 明確規定僅一次的聲請機會 及 可聲請的時限

(1) 針對同一家團的所有成員, 施暴者應給予僅一次的「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之聲請機會, 理由是 施暴者 已作出了一個違法行為 -----『家暴』, “冷河期” 為一個 “額外的” 改過機會。

(2) 為追求家庭和諧的實踐, 在第一審判決作出前, 若符合相關的法定要件, 認同仍可聲請「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

==========

第 6 疑慮 - 法律平等及人權保障: 同性伴侶關係的保障 (草案: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 2 定義)

「與行為人在類似配偶狀況下共同生活的人」不包括同性關係, 即《家暴法》內的多項保護、措施禁制令、訴訟程序中止等也不能應用於同性伴侶, 只能沿用刑法典第 137 條(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以半公罪處理?

建議: 將同性伴侶關係/同居關係納入家暴法的保障

(1) 基於法律平等及人權保障, 我們支持將同性伴侶關係納入家暴法的保障, 將同性伴侶關係/同居關係納入家庭成員的定義中。

(2) 參考香港及台灣有關『家庭成員』的介定及『家庭暴力』的定義, 當中就同居關係規範的元素: 如雙方是否同住共同生活、此關係的穩定性及雙方之間有否性關係等
(可參閱附件 2 註 1 香港法例對同居定義的資料) 可作為將同居關係納入家暴法保障的理據。

基於上述，本會現向立法會請求：許可《家庭暴力防治法》快進入常務委員會審議時，給予聯席成員機會與該常設委員會之議員會面，以說明聯席就《家庭暴力防治法》有以上疑慮/建議。

澳門關注家暴法立法聯席團體成員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1. 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組 (聯席秘書)
2. 澳門善牧中心
3. 澳門家暴受害人互助會
4. 澳門性別教育協會
5. 澳門彩虹
6. 澳門青年動力
7. 新澳門學社
8. 澳門良心
9. 基督徒關注正義和平小組(澳門)
10. 澳門拉闊網絡協會
11. 澳門性別研究學社
12. 澳門社工學生關注家暴組

Our Responses to Proposed Bill on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By Macao 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Coalition

January 12, 2015

CONCERN 1 – How would the police judge what constitutes "domestic violence? W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olice? Is there a standardized law enforcement procedure and check-list protocol? Referring to *Article 2 and 9*

Article 2 / Definitions (*Artigo 2 / Definições),* 1) "Acts of domestic violence", illicit acts of aggression against life, aggressions against the body or health, with consequences that are not light,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s, sexual aggressions and aggressions against personal freedom, carried out in an intended way (*forma dolosa*) between family members;

When the police receive the report and go to the scene, how do the police judge whether the harm is "with consequences that are light" or not?

Domestic violence often occurs at home or in the private space. The "hidden nature",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petrators and the victims, as well as the long-term repeated violent patterns often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judge the consequences based on externally visible evidences, especially for psychological and sexual harm.

Suggestion 1: The police set up a Special Task Force and works with social workers to establish a "Frontline Safety Net". We suggest the steps as follows,

a. When the police receive reports on suspected cases of the domestic violence, the first priority is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victims and escort them to medical institutions for treatment or inspection.
b. Refer the victims to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specially trained to handle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The police should immediately inform the Central Database set up by the IAS (Article 20) and frontline social workers while proceeding with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c. After the police separate (a) victim(s) from (a) suspected perpetrator(s), the social workers of the Frontline Safety Net should contact the victim(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evaluate whether it constitutes a domestic violence case and whether there are psychological abuses.
d. The police should send the medical report together with the social workers' report to the prosecution, who will make the judgment whether the suspected case constitutes a domestic violence crime.

CONCERN 2 – How can we establish a more effective and workabl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various government offices and the civil society? The role of NGOs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ferring to Article 4/Duty to cooperate (*Artigo 4/Dever de colaboração)*

Many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and their children are not permanent Macau residents. When non-government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deal with individual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they often encounter complex legal issues involving various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offices. We think it is not necessary to specify these offices and their duties in the law; instead, an inter-ministry group/organization is necessary to ensure better coordination and enforcement, as well as to maintain a smooth communication channel between the welfare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fices.

Other than the frontline social work services, it is necessary to involve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scholar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and analyze the crime patterns, societal opin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as well as to draw comparisons with research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other societies and regions.

Suggestion 2: Institutionalize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overnment offices, as well a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s.

a.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pecified in Article 4:
   – Government offices: (i) DSI, (ii) IPIM and (iii) GAES
   – Civil society groups: (i) organizations providing services to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ii)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b. Hold regular (quarterly) meetings between the above mentioned organizations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and its applicability to individual cases.
c.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roviding frontline services can call for special and urgent meeting through the IAS.

CONCERN 3 – Do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have the capacity to make a decision on whether they will receive the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from the IAS right after incidences?
Referring to Article 6/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Artigo 6 / Protecção e assistência)*

Victims are often psychologically traumatized right after the incidence of abuse and violence. Would it be too much to ask them to make a rational decision as to whether they will consent to the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by the IAS when all they feel is panic, anxiety and uncertainty about their future?

Suggestion 3: The IAS provides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to those who have been ruled as being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a. Delete the sentence "after the victims give their consent" in Article 6, para 1. If the IAS has established the case of domestic violence, a victim's consent is not needed for their own protection. If a victim refuses to accept the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the IAS should explain and persuade the victims to accept the protection through the frontline social workers or other professionals.
b. Revise Article 7 accordingly.

CONCERN 4 – The timeframe for the urgent measures for coercion for perpetrators and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idential protection for victims. Refering to Article 11/ Urgent measures for coercion (*Artigo 11 / Medidas de coacção urgente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dare not to file a report is economic dependency on the perpetrators. Other than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their primary concerns are livelihood and a safe place to liv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often erupt suddenly and the victims are not prepared for residential arrangements,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rising house rents in Macau. An affordable and safe place to live, free from the harassment of the perpetrators, is vital for victims to get back to work and for children to go back to school, so that they can regain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psychological stability to cope with trauma.

We are happy to see that Article 11 (1) addresses this concern. If the urgent order of perpetrators' expulsion (*retirada*) from the residential house of the family can be issued and implemented timely, this will ensure victims' and children's safety and independence. We understand that such an expulsion order is not necessarily permanent. What if the perpetrator is the sole owner of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and disposes of the premise during the period of an expulsion order, such as by selling or renting out the property or refusing to pay mortgage and allowing the bank to take back the property?

Suggestion 4: More details on providing residential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a. For cases that the IAS establishes as domestic violence, the judge will issue Urgent Measures for Coercion within 48 hours.
b. Specify in Article 11(1)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an expulsion order, the perpetrator cannot
   – dispose of the property, including transfer, rent, lease or refuse to pay mortgage in any form; or
   – manage the property in ways causing disruption, including changing the lock, stop the utility supplies and cut-off the telephone line, etc.
c. Add in Article 11, "If necessary, the IAS should provide a basic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person(s) being expelled, i.e. perpetrator(s)".

CONCERN 5 – Specify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the Process"

Refering to Article 12 /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the process (*Artigo 12 / Suspensão provisória do processo)*

Under legal circumstances, the "suspension period" (referring to the period the legal process is temporally suspended while the judge issues certain orders to (a) perpetrator(s) to give them opportunity of correction), could be a measure of enhancing family harmony. However the proposed bill does not specify whether the "suspension period" can be repeatedly applied, nor does it give any timeframe of applicability.

Suggestion 5: Clearly specify that "suspension period" can only be applied once and define a timeframe of its application.

a. The perpetrat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can only be granted a one-time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the Process" for all family members (i.e. not one time for each of a victim's family members). It is in view that the perpetrators have already committed a crime. The suspens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 special "extra" chance for them to correct their behaviours and should not be misused.
b. The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the Process can be applied before the judgment of the first instance

CONCERN 6 – Same-sex couples and cohabitants are not protected under the DV protection bill, they are not officially entitled to have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stated by the law

Suggestion6: Inclusion of same-sex relations in the law in recogni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gender and sexual equality.

a. Refering to *Article 2(2) / Definitions (Artigo 2(2) / Definições),* the definition of family members does exclude same-sex relations. The domestic violence between the same-sex relationship can only be covered by the Penal Code 137, a semi-public crime.
b.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law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do not recognize gay and lesbian marriages, yet their domestic violence laws have included same-sex and other cohabit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scope. We recommend the Macau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ir practices and provide the same protection to people in same-sex relations.

Macao 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Coalition (List of the groups)

1. Macao 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Concern Group
2. Rainbow of Macau– LG B T Rights Concern Group 澳門彩虹 - 同志權益關注組
3. Macao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Mutual Support G roup 澳門家暴受害人互助會
4. Good Shepherd Sisters Women centre 善牧會婦女互助中心
5. Macau Youth Dynamics 澳門青年動力
6. C hristians' Concern Justice and Peace Group 基督徒關注正義和平小組
7. Macao Live Net A ssociation 澳門拉闊網絡協會
8. Macao Gender Education Association 澳門性別教育協會
9. New Macau Association 新澳門學社
10. Macau Conscience 澳門良心
11. Macao Gender studies Association 澳門性別研究學社
12. Macao Social Work Students Domestic Violence Concern Group 澳門社工學生關注家暴組

Macao 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Coalition
Contact persons： Cecilia Ho (何頴賢) :63988911; Melody Lu (呂家玟) :6655 4528
Email address: stopmacaufamilyviolence@gmail.com
FB: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44921862265447/463225253768441/?notif_t=like

《家庭暴力防治法》

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現行版本彙整建議表 (V4.0) 12.01.2015

關注重點/現行版本	聯席疑慮	聯席建議修正條文說明
I. 警務人員在家暴事件的角色和責任及其應採取的執法程序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條 定義家暴行為** 家庭暴力行為: 指家庭成員間故意作出的侵犯生命、傷害身體或健康且後果非屬輕微、身體或精神虐待、性侵犯、侵犯人身自由的不法行為 **第三章 刑事訴訟規定** **第九條 警方保護措施** 一、警察實體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時，為保護被害人及與其同住且受家庭暴力行為影響的家庭成員的人身安全，須對其採取必要的及 適當的保護措施，尤其是: (一) 護送到醫療機構， (二) 護送返回事發地點或家庭居所，以便取回其物品; (三) 護送到社會服務設施。 二、應社會工作局的要求，警察實體亦可採取上款所指的保護措施。	1. 基於家暴案件的本質往往發生在私底下，處理不易、情感糾葛深、重複性高等，有可能致命及司法漏斗效應大，受害人可能是唯一可以指證行.告干犯罪行的證人，而被告人亦可能會否認；因此家暴**案件舉證**並不容易，很多證舉未能透過目測可即時判斷。 因此，我們對**警務人員**如何判斷家暴投訴人所受到的傷害為「傷害身體或健康且後果非屬輕微」及精神虐待存較大**疑慮**？ 尤其身體表徵傷處不顯見,但屬長期的精神虐待或性侵,均需要社工、心理及精神科的專業人員作評估。	**專人專隊的 警務人員 與 社工 共同協作設置 『前線安全網』** (1) 對所有舉報應立即且果斷地作回應及展開調查，並依法將疑犯採取拘捕行動，若足夠證據，便應開展檢控程序 (2) 必須進行之搜集證據程序: 除確保受虐者得到警方的適當保護，並須立即通知社工局社工及警察把受害人送往醫院驗傷接受檢查和治療，社工對受害人進行評估(包括評估是否有精神虐待)，並將個案存檔家暴個案中央登記。 (3) 警察與社工局共同編制「行動清單」列明警務人員在家暴事件現場應採取的行動，例如：不應詢問受害人是否希望向施暴者 (嫌犯)提訴及是否準備出庭作供。 (4) 成立**警務人員專隊**: 專責處理家暴事件及與社工局協作即時轉介 (5) 設立 24 小時社工支援熱線供市民致電求助 (6) 與社工局定期會議及培訓

II. 確立有效並具操作性的協作機制 **第三條 職權** **第四條 合作義務** 一、應社會工作局為執行本法律的規定而提出的要求，任何公共 或私人實體均有提供協助的義務。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社會工作局與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 衛生局、教育暨青年局、勞工事務局、房屋局及社會重返部門建立常規協作機制。	1. 此跨部門的常規協作機制如何運作？亦沒有加引民間機構及獨立學術研究單位。	**增加政府與相關的民間社服機構及學術單位的協作** (1) 加入民間相關家暴工作的服務機構、學術研究單位、身份證明局、貿促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以建立恆常跨部門及跨業界的專業人員的協作機制以為未來三年後作檢討法案後的分析及研究工作。 (2) 每年至少要召開四次協作會議。 (3) 以上相關的部份聯絡人可應要求及緊急家暴個案，可就一些緊急案件，召開緊急會議。
III. 支援家暴受害人、施虐者及相關人士: **『家暴』受害人同意接受社工局的保護及援助的決定能力** **第二章 一般保護措施** **第六條 保護及援助**	1. 有關保護令/禁制令緊急強制措施最快可在多久才可批出？	**社工局對已被其認定為『家暴』受害人 提供具實際需要的保護及援助** (1) 在事發及聲稱後 48 小時內能獲法院批出強制措施。
IV. 支援家暴受害人、施虐者及相關人士: **緊急強制措施的時限 及『家暴』受害人住屋的實質保障** **第三章 刑事訴訟規定** **第十一條 緊急強制措施** **第三章 刑事訴訟規定** (一) 命令行為人遷出與被害人的家庭居所 命令行為人遷出與被害人的家庭居所	1. 若家庭居所業權為行為人，如何禁制其出租/出售/按揭該物業而迫使被害人失去住所？	**緊急強制措施的時限及家暴受害人住屋的實質保障** (1) 加入房產令條文:在必要時法官可禁止或暫時凍結行為人在成為家暴嫌犯後出售/出租業權/按揭該物業，可暫時凍結行為人行使處理其物業的期限，以保障受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能在安全居所繼續生活。 (2) 有必要時社工局會為在受到刑罰處境如在遷出令期間)的行為人(施虐者)提供基本的緊急住宿安置。

值得認同的條文： **第三章 刑事訴訟規定** **第十條 詢問被害人** 為減輕被害人可能受到的心理壓力，司法當局或刑事警察機關可 依職權或應被害人的聲請，批准在行為人不在場下詢問被害人，以及 由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員、醫生或衛生專業人 員、心理學家、社會工作技術員或具相關專業資格的人員，以及司法 當局或刑事警察機關認為適宜的其他人陪同作出聲明或證言。		(1) 此條文能有效減輕被害人可能受到的心理壓力，能讓專業人員陪同作出聲明或證言，這對被害人情緒及法律支援/指引。
V. 明確及優化 『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機制（“冷河期”)止 **第三章 刑事訴訟規定** **第十二條 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 (詳細條文請參閱草案文本)	一般家暴案件的司法程序 「報案→調查完成→涉嫌為家暴行為→檢察院發出刑事起訴書→到法院排期審理。 （I）檢察院認為屬輕微家暴案→可向刑事起訴法官建議訴訟程序暫時中止→暫時不發出控訴書 + 由法官發出強制命令及行為規則 （II）在第一審法院作出判決前可聲請「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	**明確規定僅一次的聲請機會及可聲請的時限** (1) 原則上每位嫌犯 (針對同一家團的所有成員) 只能獲一次「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改善其家暴行為機會。 (2) 第一審法院宣判前仍可聲請「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

VI. 法律平等及人權保障 - **同性伴侶關係的保障**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條定義** **(一) 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指行為人的配偶或前配偶、直系血親或姻親、兄弟姊妹、行為人本人或配偶的養父母或養 子女、與行為人具有監護關係的人、與行為人在**類似配偶狀況下共同生活的**人，以及基於年齡、疾病、 懷孕、身體或精神缺陷而與行為人間住且受其照顧 或保護的能力低弱的人。	「與行為人在類似配偶狀況下共同生活的人」不包括同性關係，即《家暴法》內的多項保護、措施禁制令、訴訟程序中止等也不能應用於同性伴侶，只能沿用刑法典第 137 條(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以半公罪處理？	**將同性伴侶關係/同居關係納入家暴法的保障** (1) 基於法律平等及人權保障，我們支持將同性伴侶關係納入家暴法的保障，將同性伴侶關係/同居關係納入家庭成員的定義中。 (2) 參考香港及台灣有關『家庭成員』的介定及『家庭暴力』的定義，當中就同居關係規範的元素：如雙方是否同住共同生活、此關係的穩定性及雙方之間有否性關係等（可參閱附件 2 註 1 香港法例對同居定義的資料）可作為將同居關係納入家暴法保障的理據。
VII. 完善家暴數據庫系統 **(值得認同的條文)** **第三章 刑事訴訟規定** **第二十條 家暴個案中央登記系統** 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社會工作局須將所獲悉的家庭暴力個案資 料登錄於家庭暴力個案中央登記系統內，並確保該系統載有各項基本 數據及資料，尤其須記錄重複實施家庭暴力的情況，以供社會工作局 或社會重返部門撰寫社會報告之用，並作為政府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政 策的參考依據。	家暴個案中央登記系統能作為未來檢討法案的有效參考依據，唯是否能有效記錄「屬輕微」如「家庭糾紛」、「家庭事件」及「同性伴侶關係的家暴」？	(1) 無論報案事件是否提訴，只要涉及家暴（包括同性伴侶關係），警務人員及相關單位亦應填報相關資料到家暴個案中央登記系統及填寫轉介緊急服務評估表以作適切跟進及日後法案實施後的檢討。

VIII. 較可取及值得認同的部分有助建立安全網(值得認同的條文)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五條 通知義務** 任何公共實體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以及任何提供醫務、 教學、社會工作、輔導及托兒服務的私人實體及其工作人員在從事業 務時，如知悉存有或懷疑存有家庭暴力行為，均有義務立即通知社會 工作局，但不影響《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檢舉義務。		(1) 法案提及無論公共及私人實體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如知悉存有或懷疑存在家暴行為，均有義務通知社工局，這有助提昇不同前線專業人員的對家暴行為的警覺性及提昇社會大眾對防治家暴的意識，實有助宣傳教育及有效建立安全網。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條 家暴定義** 家庭暴力行為: 指家庭成員間故意作出的侵犯生命、傷害身體或健康且後果非屬輕微、身體或精神虐待、性侵犯、侵犯人身自由的不法行為		(1) 修改《刑法典》第 147 條(恐嚇)、第 148 條(脅迫)及第 172 條(告訴人將家庭成員問做出的家暴行為以公罪的方式加以處罰，這有助將家庭成員問可能經常出現涉恐嚇用語，「如攬住一齊死」、「我死你都死」等也可列作恐嚇罪以公罪的方式處理。 (2) 建議可參考其他國家對家暴定義的修正以應付未來不斷變遷的社會狀況，例子：英國 2013 年三月將實施之最新有關家庭暴力之立法例，將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明確指出係指脅迫、控制、及恐嚇等之侵害行為，而呈現之方式如騷擾、跟蹤、經濟控制、孤立等予以舉例明列，以明確規範符合此些行為者即為精神上不法侵害。

附件 1（聯席於 2014.110.31 向政府提交就家庭暴力的定義內容）

『家庭成員』的介定及『家庭暴力』的定義

(一) 『家庭成員』

(1) 血親關係 (包括直系血親尊親屬、卑親屬、旁系血親等親屬關係)；

(2) 婚姻關係 (包括前配偶、已離婚但仍同居生活、分居夫婦)；

(3) 姻親關係 (包括配偶或前配偶的直系及旁系尊親屬或卑親屬)

(4) 收養關係 (包括尚未完成法定程序)；

(5) 共同生活且以親屬互稱的關係 (如契父母與契仔女)；

(6) 現有或曾有同居伴侶關係(見註 1) 或 彼等的血親/旁系/姻親關係；

(7) 血親 (包括收養關係) 的配偶 (包括同居伴侶) 或 彼等的血親/旁系/姻親關係；

[如 A 母親的女兒 被 A 母親同居伴侶 B 的兒子 C 侵害 (C 為 B 與第三人所生)]

(8)生活或經濟依賴對方照顧的關係

(因年齡、疾病、殘障、懷孕、能力低弱、僱用或委託等原因需要對方照顧的)。

(二) 『家庭暴力』的定義：

對家庭成員作出身體上或性或精神上的暴力行為，以致受害人身體到創傷、危及健康、心理上產生壓力、憤怒、焦慮不安、恐懼、情緒困擾、失去個人的基本自由和危及人身安全。

『家庭暴力』包括的三種形式：

(A) **身體暴力**: 任何施加於受害人身上造成其身體或心靈創傷，危及健康或人身安全。

例如： 掌摑、推撞、綑綁、指摘、吐唾液、扯頭髮、捏頸或使用物件導致缺氧、潑淋液體 (燙熱/冰水/大小二便/腐蝕性等)、投擲污垢物 (垃圾/用品)、用煙頭灼傷、用物品或利器等物件傷害/襲擊、隔物拳打腳踢、指使其他家庭成員或第三人向受人施暴、疏忽 (沒給予充分食物或禦寒衣物) 或 不恰當 (給予過量食物或衣物/不給予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 照明/冬天熱水等) 照顧致受害人健康受損或危及生命等行為。

(B). 性暴力: 對家庭成員作出下列侵害性自由或性自決的行為，對受害人造成身體或心靈創傷，產生壓力、憤怒、羞愧、恥辱、難堪、不安等，甚或危及健康或人身安全。

例如：(i) 觸摸、要求觸摸或親吻身體敏感部位或性器官、言語上性騷擾、偷窺 等；強迫與家庭成員或第三人進行性活動；(ii)作出或要求作出非正常的性活動；(iii) 以任何形式、手段或物件傷害身體敏感部位或性器官；(iv)自行或強迫裸露、要求觀看或攝錄性活動、色情圖片或影片等。

(C). 精神暴力: 以言語或行為致使家庭成員精神及心理上產生壓力、憤怒、焦慮、困惑、不安、恐懼或罪惡感，甚至未能自由自主地生活；讓家庭成員目睹家庭暴力者亦然。

例如：(i)以任何形式 (包括口頭、電話、信息、媒體等) 用粗言穢語責罵或辱罵；(ii)以任何形式正接或間接誹謗/抵毀/侮辱家庭成員；(iii)以毀壞家居物、傷害家庭成員/第三人/寵物為由，致使家庭成員屈從其要求；(iv)阻礙、禁止或剝奪家庭成員正常作息/生活/社交/信仰自由等權利；不合理操控家庭經濟，致使家庭成員屈從其要求；**(v) 以不理睬或不尊重態度與家庭成員生活。**

(附件 2.參考資料：註 2: 有關說明「長期不理睬」構成為家暴中的精神虐待案例)

附件 2 參考資料：

註 1: 有關香港及台灣『家庭成員』的介定及『家庭暴力』的定義

(I) 有關香港法例對同居定義的資料，以下內容是摘自香港的 189 章：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第 3B 條：

為裁定兩名人士(“雙方”)是否處於同居關係，法院須顧及該段關係的所有情況，包括而不限於有關該個案的任何以下元素

(a) 雙方是否在同一住戶內共同生活；

(b) 雙方有否分擔其日常生活中的事務及責任；

(c) 該段關係是否具穩定性和永久性；

(d) 雙方之間在開支分擔或經濟資助方面的安排，及在財政方面依靠對方或互相依靠的程度；

(e) 雙方之間是否有性關係；

(f) 雙方有否分擔對某指明未成年人的照顧和供養；

(g) 雙方共同生活的理由，及彼此承諾共度人生的程度；

(h) 雙方在與親友或其他人士交往時的行為，是否恰如處於同居關係中的兩方，及雙方的親友或其他人士是否如此看待雙方。

英文版內容：

In determining whether 2 persons (“the parties”) are in a cohabitation relationship, the court shall have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relationship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at may be relevant in the particular case—

(a) whether the parties are living together in the same household;

(b) whether the parties share the tasks and duties of their daily lives;

(c) whether there is stability and perman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d) the arrangement of sharing of expenses or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degree of financial dependence or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parties;

(e) whether there is a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f) whether the parties share the care and support of a specified minor;

(g) the parties’ reasons for living together, and the degree of mutual commitment to a shared life;

(h) whether the parties conduct themselves towards friends, relatives or other persons as parties to a cohabitation relationship, and whether the parties are so treated by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or other persons.

(II) 有關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家庭成員(包括：同居定義)的資料

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中第二條第一項定義，家庭暴力意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
家庭暴力防治法為了保障家庭成員的安全，明列受保障的對象，包含有婚姻關係與無婚姻關係而結合的家庭成員。
根據家暴法第三條所列，包括：

1. 配偶或前配偶。(如：夫、妻；前夫、前妻)
2. 現有或曾有事實上之夫妻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如：未婚同居情侶關係、繼父母、同居人子女等)

條文中的「事實上之夫妻關係」，是指雙方並無結婚，但有同居或共同生活的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若雙方為同性戀者，亦屬於保護範圍。認定時可以參考以下的指標：

(1) 共同生活時間之長短及其動機；
(2) 共同生活費多寡及其負擔；
(3) 性生活之次數及其頻繁之程度；
(4) 有無共同子女；
(5) 彼此間之互動關係及其他足以認定一般夫妻生活之事實。

另外，條文中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係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的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

3.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如：父母、祖父母、公婆、岳父母、養父母、孫子女等)
4. 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係姻親。(如：兄弟姊妹、伯、叔、姑、舅、姨、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姑丈、伯母、堂兄弟妻、堂姊妹夫、表兄弟妻、表姊妹夫等)

資料來源：

林美薰、丁雁琪、劉美淑、江季璇（200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台北：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註 2: 有關說明長期不理睬構成為家暴中的精神虐待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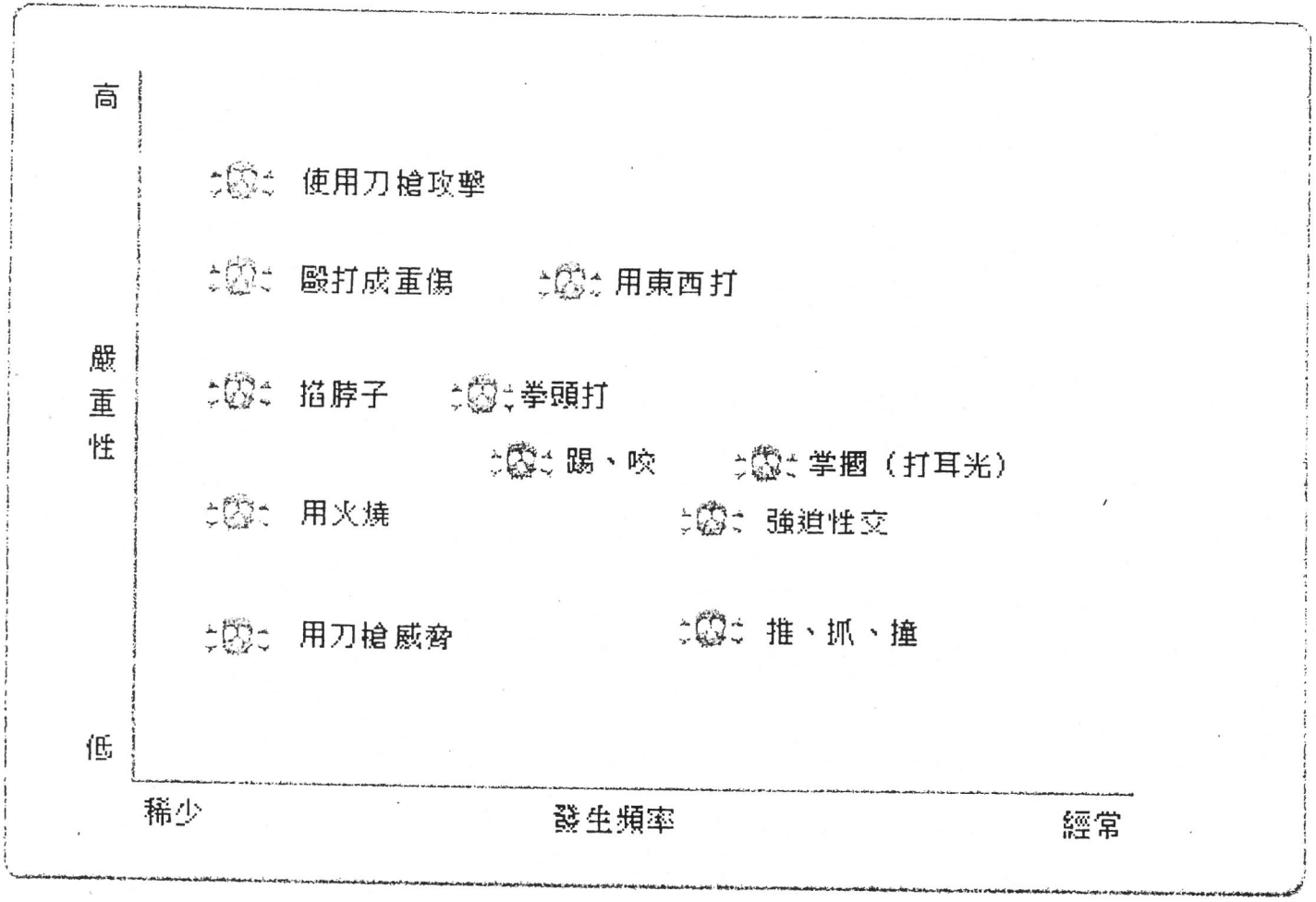
回應及說明長期 "不理睬" 而產生對被虐者的精神及情緒虐待狀況及真實個案

個案 1:
丈夫有外遇，想以不付家用及 "不理睬" 令太太辦理兩願離婚。
原為家庭主婦的太太致電不接，即使找家人及朋友致電丈夫亦不對話，丈夫回家又不與太太對話溝通...
太太已無錢買米，一時想不通，一心與幼女跳樓自殺，不幸是小孩犧牲了，太太失去雙腿，並因痛失女兒及厭世而患有嚴重的精神病，至今仍長期住院治療。

個案 2:
母親已過世，父親重男輕女，在家父親長期不與女兒說話，但常與哥弟溝通，最終女兒患上抑鬱症及孤癖症，曾以 "攬住一齊死" 既方法企圖殺害父親及哥弟，最終女兒未有傷害家人，但卻自殺了。

上述兩個案均由**長期 "不理睬"** 而產生對被虐者的精神及情緒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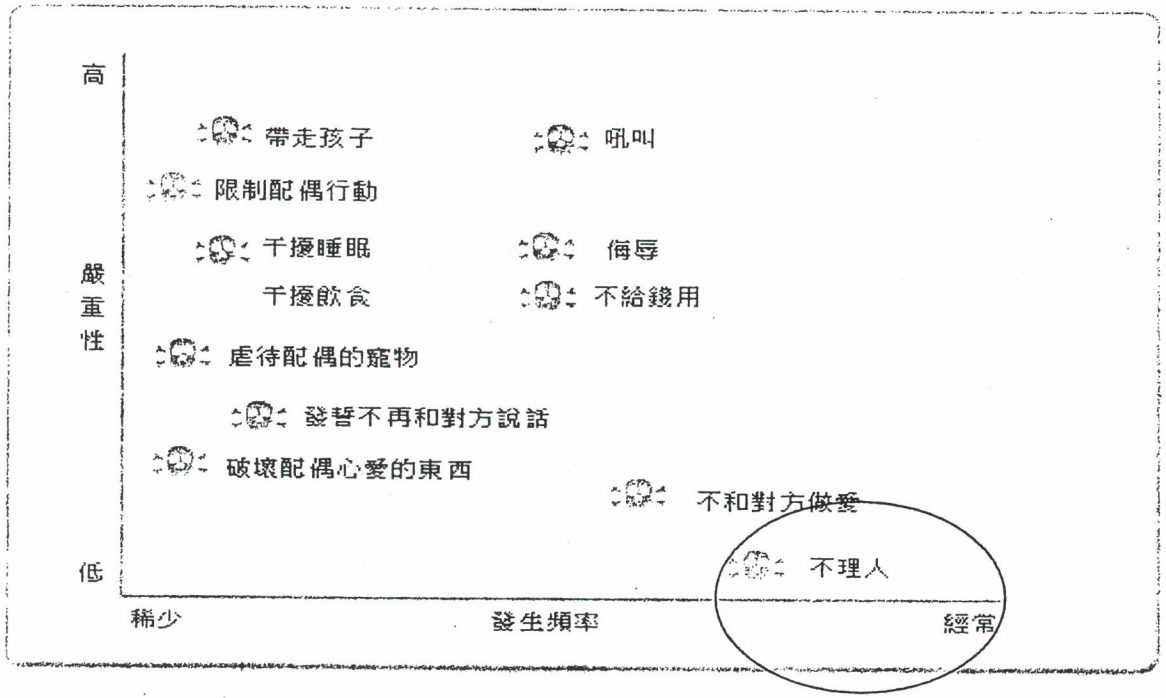
下面兩圖是說明身體虐待及精神虐待的類型 (參考台灣「家庭暴力防治網」: http://www.tapdv.tw/sec_04.html)



圖一：身體虐待主要類型

資料來源：

林美玄、丁雁琪、劉美淑、江季璇（200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台北：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圖二：精神虐待的主要類型

資料來源：

林美葦、丁雁琪、劉美淑、江季璇（200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台北：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